

第二十一回

高氏祸国埋后患
充华参政乱法度

萧宝夤等人兵败撤退，北魏的大臣上奏弹劾，恳求魏主杀了他们。魏主只是夺去萧宝夤等人的官爵，将他们贬为平民。此时，魏主在朝中宠信高肇，在后宫又深受高肇侄女高贵嫔的迷惑，渐渐疏远宗室，将一切军国大事都委任宠臣办理。彭城王元勰名义上是太师，但有位无权，所以北朝的政令几乎全出于高氏之手。

皇后于氏本来深得魏主的宠爱，但自从魏主有了高贵嫔后，便渐渐失宠。正始四年（507年），于皇后忽然暴毙，她有个儿子叫元昌，当时还只有两岁。第二年，元昌得病，太医却没有悉心照料他，由着他啼哭。两天后，小皇子便一命呜呼了。不必说，这两件事都是高氏在暗中捣鬼。

几个月后，高贵嫔被册封为皇后。太师元勰再三上奏谏阻，渐入迷途的魏主就是不听。元勰不但没有劝醒魏主，反而得罪高氏，成为高氏的仇人。高肇也越发恣意妄为，权倾朝野，惹得怨声四起，内外侧目。

这时忽然传来魏主的弟弟京兆王元愉称帝改元的消息。原来魏主元



恪先前十分友爱兄弟，曾让各位弟弟随意进出宫殿，甚至同榻而眠。自从高肇专权，高贵嫔被册立为皇后以后，魏主更加信任外戚，排斥宗亲，甚至对自己的弟弟也开始疏远，并听信高肇谗言，将弟弟元愉调离京城。上任后，元愉越想越恨，又没地方可以泄愤，便想趁机发难。元愉当即在城南登坛即位，自称皇帝，然后逼迫地方太守一同起事。这位太守是元勰的舅舅，就因为这层关系，竟将一代贤王元勰牵连进去，令他平白无故地做了冤死鬼。

高肇当即利用这个机会，恳请魏主讨伐元愉，又诬陷元勰与元愉合谋，恳请魏主立即惩处元勰。魏主只是派人讨伐逆贼，将彭城王元勰的案子暂时搁置起来。但高肇怎么肯罢手，他当即唆使朝中一群狐朋狗党联合起来诬陷元勰，再加上那妖艳的高皇后从中煽惑，魏主便与高肇等人商定，借着宴饮的机会除掉元勰。

第二天，魏主派人去请元勰等人来宫中喝酒，高肇自然也在其中。元勰不愿赴宴，但来使一再敦促，只得前去。一行人驾着牛车走入东掖门，在过小桥时，牛竟不肯往前走，来使解去绳锁，拉着车进入宫门。众人列席宴饮，一直喝到黄昏，也不见有什么异样。但过了一会儿，却有人忽然端着毒酒，闯入元勰小憩的房间，逼他喝下毒酒。元勰惊讶地问：“我犯了什么罪？让我见见陛下，也好死个明白！”使者忙说：“你不能见！”元勰朗声道：“陛下圣明，不会无缘无故杀我。一定是有人诬陷我，你把他请过来，我要和他当面对质！”使者不作声，只是用眼神向身边的武士示意。武士当即上前用刀背重击元勰，元勰反抗道：“皇天在上，怎么能让忠臣被杀！”武士又用刀威胁，元勰才取过毒酒一饮而尽。然而不等毒性发作，武士竟一刀捅死了他。第二天，魏主令人用



被褥包裹元颢的尸体，将尸体送回府邸，诈称元颢醉死，又假意哀悼一番，下诏厚葬元颢。元颢出殡的那一天，路上挤满了百姓，众人都望着灵柩哭道：“都是高肇这个小人的小人，冤杀了我们的贤王！”自此朝中内外，更加憎恨高肇。

李平奉命讨伐元愉，元愉出城抵御，屡战屡败，结果一个不漏全部被李平捉获。魏主按功行赏，给李平升了官，令他立即还朝。李平进入信都时，严禁部下烧杀掠夺，所以回京后没有东西贿赂高肇，高肇对此十分恼怒，于是上奏弹劾他，李平竟从功臣变为罪人。

梁天监七年（508年），北魏郢州（在今湖北一带）司马背叛北魏向梁投降，各地的守将也向萧梁投降。最后，北魏的郢、豫二州的属境，只剩下义阳一城。两年后，青、冀两州刺史张稷因不得人心，被乱党及怨民杀死。张稷曾参与谋杀齐主萧宝卷，也算得上是梁国开国的功臣。梁主起初封他为将军，他却自以为功高赏薄，心生不悦。梁主看透他的心思，便封他为青、冀两州刺史。张稷仍不满足，上任后疏于治理州郡，守备也日益松弛，逐渐失去民心，惹起民怨。

梁主本来就对张稷不满，又见叛乱是因张稷而起，便将已死的张稷削夺官爵。后来，梁主与沈约谈起张稷时，还觉得愤愤不平。沈约安慰说：“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陛下不必再深究了。”这话突然让梁主想起沈约与张稷是亲家，当下愤恨地问：“你能说出这话，还算得上是功臣吗？”说完，转身入内。沈约突然遭到责问，不禁惊慌，就连梁主走入内室都没有发现，仍是呆坐一旁。直到左右内侍喝令他退下，他才迷迷糊糊地回到宅第。回到家后，沈约仍然忧虑惶急，没过多久便死了，享年七十三岁。



沈约一生撰写了许多著作，如一百一十卷《晋书》、一百卷《宋书》、二十卷《齐纪》、三十卷《宋文章志》、一百卷文集；又制成四声谱，自称穷神入妙。梁主萧衍却不以为奇，曾问左右：“什么叫四声？”左右以“天子圣哲”四字为例，向梁主讲解平上去入的四声。梁主听了却淡淡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奇特的？”随即将韵谱搁起，没有使用。后来，韵谱却流传民间，被推为奇作。

那时还有一个颇有才学的人叫江淹，字文通，萧齐时曾担任秘书监（秘书省长官）一职。梁主起事时，他前去投靠，后来被封为醴陵侯，于天监四年（505年）逝世。江淹年少好学，曾梦到有位神人交给他一只五色笔，从那时起他便精通文辞；晚年，江淹又梦到那位神人把笔拿回去了，从此他再也写不出一句妙言，当时人人都感叹他江郎才尽。

话说魏主元恪宠信高皇后，可她生的儿子偏偏夭折了。魏主已是壮年还没有继承人，难免着急。可巧宫中有一个胡姓女子，容貌出众，秀外慧中。元恪略有所闻，特意召她进见，封为充华。当时北魏有立子杀母的旧俗，于是嫔妃们常私下里祈祷，只愿生公主，不愿生皇子。只有胡充华慨然道：“国家旧制，子为储君，母应赐死，这是很苛刻的条例；但妾不怕一死，宁可为皇家生下储君，也不愿贪生怕死，使宗庙无继。”

不久胡充华生下一个男孩，魏主取名为诩，因担心高皇后妒忌，特意另选了奶妈，送到别宫抚养，不但皇后不能过问，连胡充华也不能探视。过了三年，元诩三岁了，魏主便立皇子元诩为太子。这次册封皇储，魏主完全改变旧制，不让胡充华自尽。高后与高肇很不服气，劝魏主按旧制行事，魏主始终不听，反而升胡充华为贵嫔。

清河王元怿一天晚上和高肇等人在禁中侍宴，酒酣吐真言，对高肇

说：“天子兄弟还剩几个人？你为什么要斩尽杀绝？你现在这样，将来一定会出乱子，不可不慎！”高肇不禁惊愕，扫兴而出。这时天气大旱，高肇擅自审问囚徒，并且释放了很多。元怱又进殿禀报魏主：“我听说礼器与名爵，不可以借给人，君臣有别，事事贵于从小处防备。”魏主竟向他微笑，不发一言。

第二年，魏国境内发生地震，百姓死伤无数。元怱忧心忡忡，更加防范高氏。又一年冬季，梁国有人投奔魏国，上书魏国朝廷，请求马上派兵攻打蜀地。魏主就命令高肇为大将军，率步骑共十万人马攻打益州。有大臣进谏表示反对，魏主又默然不应。

转眼间到了年末，高肇西征，还未传来捷报。魏主元怱却得了重病，医治无效，才过了三天，就撒手归西。众臣立即赶到东宫迎接太子元诩，让他连夜登基。大臣中有人是高肇的心腹，说第二天登基也不算迟。不料竟被人喝止道：“天子之位不可空缺，怎么能等到明天呢？”大臣们捧来玺绶，太子穿上天子朝服，即皇帝位。第二天就大赦天下，召回西讨东防的各路军队。

大臣们开会商议国事，说是因为新皇帝年幼，还不能亲自管理国事，应该由高阳王元雍和任城王元澄裁决各项事务。高肇的心腹王显想干预朝政，不希望二王把持朝政，便假造太后敕令，让高肇总领尚书之事。将军于忠等人先发制人，乘王显进殿的时候，喝令卫士将其拿下，削去官职，又把他关起来，谁知当天晚上他就死了。再说高肇向西进军途中，忽然接到新皇帝的诏书，让他赶快班师回朝，高肇担心朝廷有变，对自己没有好处，急得早晚落泪，形同枯槁。他急匆匆地向东撤军，来到京中进入大殿，恸哭尽哀。高阳王元雍和于忠暗中商议，打算立即诛杀高



肇，以绝后患。等高肇哭完了，于忠领着他进入中书省（中央政令最高机构），说是有要事相商，刚一进大门，于忠就喊：“卫士何在？”卫士们应声而出，高肇还要开口喊冤，竟被卫士伸手锁住喉咙，一个字都喊不出来了。接着，又被人用手使劲一扼，一命呜呼了。于忠等人历数高肇的罪恶，称他是畏罪自杀。

高肇被杀后，胡充华乘机报复高皇后，便和于忠等人商议，逼迫她出家为尼。从这以后，于忠对内勾结宫闱，对外总管禁军，专揽朝政，权倾一时。有大臣憎恨于忠专权蛮横，暗中和高阳王商议，劝他罢黜于忠。可元雍还没有行动，于忠却已经听说了此事，于是诬陷这些官员，并伪造诏书让他们自尽。于忠甚至要把高阳王元雍也杀死，被人竭力阻止，才放元雍回府，但是不让他执政了。

不久，于忠等人尊胡充华为太后，又奏请胡太后临朝亲政，胡太后立即答应下来。她原来就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人，喜欢读书写文章，因此朝廷内外大事都可以亲自裁决，随手就能批阅公文。而且她对骑射也很精通，射箭可以射中针孔，因为擅长这么多的技艺，也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指挥政事，而且游刃有余。胡太后听政有十天左右，就召见官员，询问于忠在朝廷的声望。群臣多会察言观色，估计太后对于忠也有些不满，都说于忠不太称职，太后频频点头，就派于忠到外面做官去了。

胡太后刚临朝亲政的时候，群臣还称她为殿下，不久她居然自称朕，群臣也都改称她为陛下了。她又让人建造讼车，自己能够随时驾驭，从云龙门到千秋门，路上遇到诉讼，就当场审理；不能马上判决的，就交给掌管刑法的官员处理。所有州郡推荐来的孝廉、秀才，也都由胡太后亲临朝堂进行考核，并且亲自审阅试卷，评定甲乙类别，十分合理。



胡太后有一个姑母喜欢谈论佛事，胡太后小时候跟随她耳濡目染，因此当政后下令在崇训宫的旁边建造一座永宁寺，不久又下令建造石窟寺。这两座寺庙都十分华丽，永宁寺更是辉煌，寺内建有九层浮屠，高约九十丈，浮屠上的柱子高十丈，四周挂着许多铃铎（金属制成的一种佛教乐器）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铃铎被风一吹，清音泠泠，声音传到十里之外。此外，佛殿里的僧房也全是用珠玉锦绣装饰而成，真是五光十色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到处是巍峨的寺刹，但没有一座比得上永宁寺。扬州刺史上奏，认为应该减少修建寺庙的费用，节省钱财去修葺明堂太学，为国家培养人才。他一再就此事上表，结果都石沉大海，毫无音讯。

过了几个月，天象发生变化，出现了月食。胡太后担心自己遇上灾祸，便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她命令心腹送毒药到瑶光寺去，把高皇后给毒死了，却假说她得病暴死，棺殓也都用尼姑之礼，草草发丧。朝廷内外的百官，也没有什么异议，胡太后更加因此毫无顾忌。

回评



北魏故例，立子杀母，此为夷狄之陋俗，不足为训。但胡氏未死，后来竟然得以临朝称制，从此恣为威福，穷奢极欲。有人说这是因为魏主元恪不遵古制，才导致后患，其实不然。北魏宫闱不正，不是从胡氏开始的；就算胡氏依古制被杀，谁又能保证那个貌美心狠的高皇后不会比胡氏更甚呢？古语有曰：娶妻娶贤。如果君王能够以德行而不是以外表来选择妃子，又怎么会发生高氏、胡氏乱政的事情呢？





第二十二回

筑淮堰梁主误国 弑清河奸臣弄权

元怱在孝文帝的几个儿子当中，最为美貌丰仪，胡太后看上了他，就授以他重位，每有要事，一定和他商量。胡太后还经常到元怱的王府赴宴，对他眉目传情。从此，元怱便经常在宫闱里出入。渐渐的，他和胡太后私通之事也就传开了，官民都对此事议论纷纷。就在这时，为争夺淮堰，梁国和魏国又一次发生了战争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梁天监十二年（513年），天降大雨，连日不停，洪水上涨，魏国寿阳城为大水所淹，连房舍都漂了起来。寿阳的守将是李崇，将士们都劝他放弃寿阳城，李崇长叹一声，说：“淮南万里之地，都系于我一身，我抬脚一走，百姓也会随之遭殃呀！你们扎筏子随水漂流，各自逃命吧！我已决定和此城一起淹没。”他誓不离开，后来水势渐退，寿阳城得以转危为安。

因为这一次大水，之前投降梁国的魏将献上一计，请求在淮水上游修筑拦河坝，好用来淹没寿阳城。梁主萧衍以为这是一个好计策，就派



人修筑拦河坝。这是一项大工程，需要役夫二十万人，梁国士兵不够用就征发百姓充当劳力。从天监十三年（514年）仲冬开始，一直到第二年孟夏，才算是草草完工。不料一场倾盆大雨，致使淮水暴涨，把这座辛辛苦苦筑成的拦河大堤几乎冲个干净。当时百姓议论纷纷，说是淮水两岸都是沙土，地质不坚固，不能筑成大堤，可是梁王不以为然，下定决心重新修建。

有人说这是蛟龙在水中作怪，但它天性畏惧铁器，可以将铁沉入水中，以免大堤再被冲毁。萧衍于是下令从各地采运矿石冶铁，并把它们都沉入水中，可是大堤仍然不能合拢。他又改用别的办法，派人伐树搭架，并在架中填满巨石，又在上面加盖厚土。淮水沿岸百里之内，所有的树木、石头无论大小都运了过来，军士百姓起早贪黑，肩膀都被磨破了。夏天太阳炎热，蚊虫聚集，形成一股疫气，臭不可闻。可怜苦工们整天受监工的驱使，又与恶劣的气候搏斗，死亡的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。转眼间又到了寒冬，朔风凛冽，所有的人都冻得手脚僵硬，上天也好像故意作对，连夜雨雪肆虐，筑坝的军士百姓大部分都冻死了，这真是一场大劫难啊！

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淮堰还没有修筑完工，魏国就听说了，忙派人前来夺取淮堰。梁主萧衍想要先发制人，也派人袭击并占据魏国的碇石（今安徽凤台西南）城，进逼寿阳。魏军连忙应战，但由于将领不和，只收复了碇石，就没有再进攻了。

梁国于是又开始全力筑堤，到了天监十五年（516年）四月，淮水大堤才建成，长约九里，高二十丈，大堤上杂种树木，并且设有军营。魏廷因为寿阳城被大水淹过，就把淮堰看作一个心腹大患，听说淮堰已



经建成，便想派人东下徐州，大举进攻淮堰。朝中却有人断言：“淮堰不久自会损坏，何必这么劳师动众！”胡太后于是又命军队暂缓前进，静等秋汛到来。

到了秋末，淮水果然又开始暴涨，梁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的拦河坝完全崩溃，霎时声如雷吼，三百里之内都为之震动，沿淮河而建的城防和村落全都被大水所淹，死了十万多人。胡太后闻听此信，非常高兴；梁主却懊悔不已，白费了许多钱财，又淹死了这么多人，前功尽弃。他不由得怨恨起自己来，从此竟迷信起佛教了。他下诏将宗庙祭祀用的牲畜全都改为蔬菜和水果，用面粉捏成牲畜的样子，又以饼代替脯肉。这实在是舍大就小，轻人重畜啊！

再说魏国胡太后称制已经五年了，渐渐变得奢侈荒淫，没有节制，往往一掷千万金，毫不吝惜。她又命令朝廷内外增建寺塔，追求华丽宏大，还特意派人前去西域求佛经。特使们西行了四千多里，好不容易才出了魏境，又向西走了两年，到了乾罗国，才求得佛书一百七十部而还。胡太后把这些佛经分别供在各个佛寺，开设法会，布施众僧，又浪费了无数金银。那些王公贵人、宦官、羽林军，纷纷迎合胡太后的意旨，在洛阳城里修筑寺庙，耗费的人力、物力不可胜数，奢侈的风气在各地传播开来。高阳王元雍富甲全国，河间王元琛和他斗富，马厩里都用白银为槽，窗户上装潢精美，宴会上所用的酒器，有水精峰、玛瑙碗等，都是绝无仅有的珍品。元琛曾对好友夸口：“我不恨见不到晋朝的石崇，只恨石崇见不到我呢！”这在当时传为异谈。

世上的财物，地方上的赋税，本有一定的数目，不可能凭空增添。幸亏北魏历朝皇帝节俭，每代都有积蓄，府库很是丰盈。可是胡太后临



朝以来，对钱财视若粪土，滥用一空；其他人如宗室权贵，他们想要奢斗靡，总免不了要贪赃纳贿，从吏民身上横征暴敛。那些热衷于向上爬的地方官员，蝇营狗苟，恨不能指日高升，所以这仕途之上更加复杂起来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

魏国尚书崔亮执掌吏部以后，特创停年格，授官不问是否贤能，只论年限。虽然此举原是为了杜绝奸佞小人因谄媚君上而得以为官，但因此贤能的官员有可能被委屈不用，无才之人反而按照年龄升迁。选举官吏不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宦官刘腾仗着太后宠幸他，干预朝政，卖官鬻爵。胡太后对此不加禁止，只有清河王元怱不肯容情，坚持依法办事，吏部请授刘腾的弟弟为郡守，元怱却置之不理。领军将军元叉（yì）因为骄恣不法，也被元怱裁抑。元叉和刘腾两人因此对元怱怀恨在心，暗中图谋报复。

但是因为胡太后和元怱私交很好，加上元怱也确实没有过错，元叉和刘腾拿他也没有办法。但一想到元怱被胡太后宠幸，他们就决定用釜底抽薪之计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联络后宫侍卫，索性把胡太后幽禁起来，然后骗魏主说元怱要下毒害死他。魏主才十一岁，容易被骗，就命他们立即除掉元怱。

魏神龟三年（520年），正值新秋，刘腾关上永巷门，断绝太后的出路，元叉则侍奉魏主来到显阳殿，只召元怱入见，然后指挥士兵抓住他，宣布元怱大逆，当即判处死刑，并假造太后诏敕，自称有疾，归政新君。他们将太后幽禁在北宫，宫门昼夜长闭，内外断绝。刘腾亲自掌管钥匙，就连魏主也不能进去，太后哭泣道：“养虎遭噬，这就是我今日的遭遇了！”



魏国大臣元熙和清河王元怿关系亲善，经常往来。元熙上任的时候正是初秋，一天晚上，他正在睡觉，突然听见有人跟他说：“任城王当死，您也不能免祸；如果不信的话，您只要看看任城王的家就明白了。”元熙恍恍惚惚地跟随着那人来到任城王的府第，只见四面的墙都坍塌了。元熙正在惊叹，突然被鸡叫声唤醒，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。后来传来消息，说清河王元怿已被诬受戮，元熙不禁怒从中来，立即发兵，声讨元乂和刘腾。

元略、元篡都是元熙的弟弟，他们从洛阳来到邺城（在今河北临漳）帮助兄长举事。长史柳元章等人假装从命，暗中却带领部众，乘乱闯入元府，抓住元熙、元篡二人，将他们监禁在高楼里，并派人飞报都中，元乂立即派人将诏书送到邺城，监斩他们。元熙临死之前留下遗书：“我们兄弟一同蒙太后知遇之恩，现在太后被废，清河王也横遭杀戮，主上年幼，不能主持大事，所以我才督率兵马，决心建立一番伟业，不幸被擒，真是上惭朝廷，下愧知交，惟死而已！”元熙的弟弟元略侥幸逃脱，他几经辗转，最后投奔梁国，梁国封他为中山王。

魏主元诩很久没去探视胡太后了，想去看望她，就向元乂表达了这个意思，元乂答应了。魏主带着文武百官前去朝见太后，并且开设酒宴，自己和群臣在一旁侍饮。饮至半酣，有一个叫奚康生的武官起舞助兴，他表演的是力士舞，每次回头看太后时，都举手蹈足，做出抓人、杀人的动作。胡太后看出了他的意思，暗暗心喜。奚康生是一介武夫，生性粗武，曾和元乂有过争执，这时借着跳舞，向胡太后暗示刺杀元乂的意图。胡太后当然意会，就挽留魏主留在北宫过夜。

太后携幼主进入北宫正殿，拉着魏主坐在上座，奚康生仗着酒胆，



就要传诏元乂。不想元乂早有防范，命令军士闯入殿中，七手八脚地把奚康生拉了出去。刘腾等人随后进殿胁迫太后，让她仍居北宫。所有的宫门仍旧锁上了。刑官当即驱赶奚康生来到市口，依罪处斩。

刘腾因为此事，得以升任司空（正一品），一个小小的宫中太监竟位列三公，实在是北魏的首创。那些公卿大吏必须得到刘腾的命令之后才能去办事。对于那些公私请托之事，刘腾根据送了多少钱财来决定办还是不办。没有廉耻之心的部分官吏往往都投拜在他的门下。一时间，刘腾权焰熏天，远近侧目。

不久又发生了因为元乂贪财，而对柔然用兵的事件。柔然当初被魏国驱逐，逃到漠北定居下来，后来又经常进入魏境进行掠夺。魏廷派大将出巡北边，增筑九城，设兵防守，柔然才不敢入侵。伏跋可汗是个勇悍有谋之人，可惜迷恋女巫，他的母亲便暗中会同群臣，把他杀死了，立他弟弟阿那环为可汗。谁知没过多久，伏跋的族兄又举兵攻打阿那环，阿那环战败，投奔魏国来了。魏国派人前去迎接，对他的待遇非常好，又封阿那环为朔方公蠕蠕王。阿那环请求魏国派军援助他回国讨伐叛逆，魏廷商议了很久也没有决定。阿那环在洛阳住了几个月，得知元乂掌权，就用百斤黄金贿赂他，元乂于是发兵一万五千人，送阿那环回国。

元乂继续为非作歹，搜刮民众，毫无节制。他的父亲京兆王元继也是一个贪婪放纵的人，最喜好接受别人的贿赂。那些地方长官，哪一个敢不从命？当然是竭泽而渔，向上进贡，以填满他们无穷无尽的欲壑，于是各地都发生叛乱。沃野镇有一个叫破六韩拔陵的豪民，聚众造反，自立为王。魏廷派人前去征讨他，不料反被破六韩拔陵打败。魏主急忙召集群臣问计，并启用老臣李崇，命他负责北伐，即刻出征。



这时西北一带，寇盗蜂拥四起，纷纷响应破六韩拔陵。李崇原本派大将从北道出兵，又下令不得轻易出战，只要牵制住破六韩拔陵的兵力就行了。但是这名大将违反李崇的命令，被破六韩拔陵诱入预先设置的埋伏中，全军覆没。破六韩拔陵倾接着全力攻打李崇，李崇抵挡不住，只好败退。

不久，东西铁敕部叛变，相继归附破六韩拔陵。魏主派遣使者前往六镇抚慰兵民，哪知这六镇都背叛了魏国，使者只好折回都中。南秀容（在今山西北部）又有人起兵造反，好在出了一个尔朱荣，聚集众人讨平了叛乱，魏国便封尔朱荣为博陵郡公。尔朱荣被晋爵封公后，开始暗中图谋大志，准备乘四方发生变乱的时候，称雄于天下。于是他开始广结豪杰，侯景、司马子如等人先后都依附于他。

再说梁主萧衍听说魏国发生变乱，想要趁势平定中原，于是授裴邃为信武将军，出镇合肥。裴邃率领骑兵袭击寿阳城，又连连攻克许多城池，威名大振，他正准备乘胜荡平淮甸（淮河流域），偏偏一病不起，死在军中，战事暂停，南北稍安。

回评

梁主下令修筑淮堰，且不说劳民伤财，动用了大量人力、物力，纵使淮堰筑成，并且经久坚固，难道就能够攻陷寿阳城了吗？使寿阳城归于魏国管辖，对于梁国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但是仁君不因欲得天下而乱杀无辜，他只顾自己利益，企图以水淹之法攻陷寿阳，其结果又如何呢？梁王的这一举动实在是不够仁道！梁王修筑淮堰，不顾惜百姓，却在宗庙祭祀中废

除用牲畜作祭品。对将要作为祭品的牲畜怜惜，却对本国百姓不加爱护，像他这么的愚蠢和荒谬，最终导致了无数后患。

胡氏临朝亲政，骄奢淫逸，魏国乱亡已成必然，再加上元叉、刘腾之流，国政更是岌岌可危。清河王当代贤王，一夕被害，冤情甚重。魏国权奸当政，宦官持权，朝政腐败之极，由此便可一览无余。



第二十三回

摄朝政胡氏复出 败国运北魏式微

这时的北魏，宦官刘腾已死，而元乂耽迷于酒色之中，不是待在府中欢娱，就是出游玩赏，也顾不上防卫宫廷了。胡太后暗中察知了此事，转忧为喜，乘元乂外出之机，召见魏主与群臣，当面宣谕要出家为尼，泪流不止。魏主看着太后痛哭流涕的样子，立即叩头劝阻，群臣也跪拜在地苦苦哀求。那胡太后装作早已拿定主意的样子，对他们的劝阻置之不理，反而让侍女们寻觅剪刀，立即削发。魏主更加惶急，群臣于是请求魏主伴宿，夜间母子叙情，太后乘机告知魏主，称元乂行事不法，必将起兵作乱。魏主已经快十六岁了，也担心帝位被夺，就和太后密谋废黜元乂。等元乂回宫时，魏主就和他说了太后要上嵩山去修行。元乂巴不得太后赶快出家，离开宫廷，就劝魏主顺从他母亲的意旨。元乂果然中计，还以为太后真是再也无心问政，也就不再对她多加防范了。

过了几天，元雍跟随魏主朝拜胡太后，奏称元乂父子两人在朝廷上的权位太重，招来了很多人的怀疑和诽谤。太后就把元乂召入殿中对他

说：“你如果真对朝廷效忠的话，为什么不辞去领军，以其他官职来辅政呢？”元乂就脱下官帽，拜伏在地，请求免掉领军之职，太后和魏主也都允准。胡太后因为元乂一党的势力还很强大，不便立即发难，就先慢慢除掉他的左膀右臂，再安排罢黜元乂之事。

正光六年（525年），胡太后再次临朝摄政，下诏追究元乂、刘腾的罪责，罢黜元乂为庶人，刘腾已死，就削夺他的官爵，其家产全部没收。群臣坚决请求诛杀元乂，魏主也认为应该这么做，于是就赐元乂自尽。

胡太后得以再次临朝，改元孝昌，便把前日被幽禁的痛苦又抛到脑后去了，仍是放纵无度，饱暖思淫。有一个参军叫郑俨，长得容仪秀美，不亚于清河王元怱，胡太后当即封他为中书舍人（负责起草诏令，参与机密），甚是宠幸。胡太后经常出游，装束华丽，大臣元顺当面谏阻道：“陛下是天下之母，年近不惑，过度修饰，怎么能为后世做表率呢？”太后也不反驳他，只是一笑了之。中书舍人徐纥等人暗中承太后意旨，多次进谗言诋毁元顺，太后就令元顺降职。元顺接受任命时，见徐纥侍立在太后身旁，就指着他骂道：“这个人就是魏国的不幸，魏国不亡，此人不死，想来也是气数如此呢！”徐纥低头而去。

此时，梁国的宫中发生了一件谋逆之事，梁主萧衍生了好几个女儿，大多都很有文才，只有永兴公主顽劣不堪，竟然和他叔父临川王萧宏暗中策划谋反篡位，并约定事成之后将她封为皇后。永兴公主便派了两个小童乔扮女装，跟随她去见梁主，准备行刺。一个小童关门时掉了鞋子，露出了大脚，被侍卫长看见，起了疑心。永兴公主对梁主说有机密之事要禀报，梁主便命左右侍奉之人退去，与公主密谈，那两个小童迅速地转到梁主背后，正准备从怀中掏出尖刀行刺，侍卫长安排的八个卫士立